

斯大林
答「社會民主黨人報」



斯 大 林

答『社會民主黨人報』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書號：1512

斯大林

答《社會民主黨人報》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亞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羅士路)

字數：10,000

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20,000

一九五四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И. В. СТАЛИН

ОТВЕТ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У»

本書是根據《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中的譯文排印的。原文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一六〇至一七二頁。按照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一年出版的單行本將全集第一卷中的註釋〔一七〕〔二五〕〔二六〕〔二七〕〔三〇〕移入本書。

答「社會民主黨人報」^①

首先我應當向讀者道歉，答覆遲了一點。可是又沒有辦法；環境迫使我做別的工作，所以不得不把我的答覆暫時擱下；你們知道，我們是不能支配自己的。

我還要指出一點：許多人認為『略論黨內意見分歧』^②一書是聯盟委員會寫的，而不是某一個人寫的。我應當聲明，寫這本書的就是我。聯盟委員會只負編輯的責任。

現在我們來講本題吧。

反對者責難我，說我『看不見爭論的對象』，說我『模糊了問題』^③，說『所爭論的是組織問題而不是綱領問題』^④（第二頁）。

只要有一點觀察能力，就可以發現作者的這種斷語是荒謬的。問題在於我那本書是

① 見「答聯盟委員會」^②第四頁。

對『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的答覆，等『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二期出版時，我那本書已經付印了。這位作者在創刊號上說了些什麼呢？只是說『多數派』走上了唯心主義的道路，他們的立場和馬克思主義是『根本矛盾』的。這裏一個字也沒有提到組織問題。我那時應該怎樣回答呢？我只能這樣回答：『多數派』是站在真正馬克思主義立場上的，如果『少數派』不了解這一點，那就表明『少數派』自己離開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凡是稍微懂得論戰的人都一定會這樣做。可是作者一味固執己見地說：你爲什麼不談組織問題呢？可敬的哲學家，我之所以沒有談到組織問題，是因爲你當時對這些問題一個字也沒有提。問題既沒有談到，當然就無從回答。所謂『模糊了問題』、『迴避爭論對象』等等，都顯然是作者的臆造。恰恰相反，我倒有理由懷疑作者自己在迴避某些問題。他說：『所爭論的是組織問題。』其實我們之間還存在着策略上的意見分歧，這種意見分歧比組織上的意見分歧更重要得多。然而我們的『批評家』在他的小冊子中，對這種意見分歧却隻字未提。這才真是『模糊了問題』。

我那本書究竟談些什麼問題呢？

現代的社會生活是按照資本主義方式安排的。這裏存在着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

產階級；它們之間進行着決死的鬥爭。資產階級的生活條件迫使資產階級去鞏固資本主義制度，而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則迫使無產階級去破壞資本主義制度，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和這兩個階級相適應也就創造出兩種意識：資產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意識。社會主義意識是適合於無產階級的地位的。因此，無產階級接受這種意識，領會這種意識，加倍努力地與資本主義制度作鬥爭。不用說，沒有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意識。然而現在的問題是誰在創造，誰有可能創造這種社會主義意識（即科學社會主義）。考茨基說（我是重述他的意見）：無產者羣衆還處於無產者地位的時候，是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可能創造社會主義意識的。考茨基說：『現代的社會主義意識，只有在深湛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①科學的代表人物是知識分子，其中包括那些既有時間又有可能來領導科學並創造社會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如馬克思、恩格斯等。顯然，創造社會主義意識乃是少數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的事，因為他們既有時間又有可能來做這件事情。

① 見列寧「做什麼？」第二十七頁所引證的考茨基的論文。（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

但是，如果社會主義意識沒有在無產階級中間傳播開來，它本身又有什麼意義呢？它不過是空話罷了！如果這種意識在無產階級中間傳播開來，情形就會完全不同：無產階級就會認清自己的地位，並用加速的步伐向社會主義生活邁進。在這裏也就出現了社會民主黨（而不只是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它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考茨基說『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①，指的也就是這一點。

可見創造社會主義意識的是少數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而把這種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的則是整個社會民主黨，它使無產階級的自發鬥爭具有自覺的性質。

我那本書裏所說的就是這一點。

馬克思主義和『多數派』的立場就是如此。

我的論敵提出什麼理由來反對這一點呢？

老實說，他並沒有提出任何重大的理由。他忙於謾罵而少作說明。看來他是很生氣

○ 見列寧『做什麼？』第二十七頁所引證的考茨基的論文。（見『列寧文選』兩卷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二一〇頁）

了！他既不敢公開提出問題，也不敢直接回答問題，却像個胆小的「鬥士」，迴避爭論的對象，口是心非地抹殺已明確提出的問題，並且還要大家相信：「我一下子把所有的問題都弄清楚了！」譬如說，這位作者根本沒有提出關於創造社會主義意識的問題，不敢直率地說出他在這個問題上究竟贊同誰的意見；贊同考茨基的意見，還是贊同「經濟派」的意見。誠然，我們的「批評家」在「社會民主黨人報」創刊號上作過頗為大膽的聲明，當時他是直接用「經濟派」的口吻講話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當時是一回事，而現在他已有「另一種心情」了；他不進行批評而迴避這個問題，這也許是因為他已深信自己犯了錯誤，不過不敢公開承認罷了。總之，我們的作者已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他根本弄不清楚究竟應該贊同誰的意見。如果贊同「經濟派」的意見，他就必須同考茨基和馬克思主義決裂，而這是對他不利的；如果和「經濟主義」決裂而贊同考茨基的意見，他就一定要贊同「多數派」的說法，但他沒有足夠的勇氣這樣做，所以他始終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那末我們的「批評家」還有什麼辦法呢？他認為在這裏最好是閉口不言，而他真的懦怯地迴避了上面所提出的問題。

關於淺榆意識這一點，作者說了些什麼呢？

他在這裏也表現了同樣的動搖和懦弱。他偷換了問題，剛愎自用地宣稱：考茨基根本沒有說過什麼『知識分子從外面把社會主義灌輸到工人階級中去』（第七頁）。

好極了，可是『批評家』先生，我們布爾什維克也並沒有這樣說過，你爲什麼要同風車搏鬥呢？按照我們的意見，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意見，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的是社會民主黨^①，而不只是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這一點你怎麼不能了解呢？爲什麼你以爲社會民主黨內只有知識分子呢？難道你不曉得，在社會民主黨的隊伍裏，先進的工人要比知識分子多得多嗎？難道社會民主黨的工人不能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嗎？

看來作者自己也感到他這個『證據』不能令人信服，於是就改用另一個『證據』。

我們的『批評家』繼續說：『考茨基寫過「與無產階級產生的同時，無產者本身和那些領會無產階級觀點的人中間，必然也會產生社會主義傾向；社會主義傾向的產生，是應當這樣解釋的」。』我們的『批評家』繼續解釋說：『由此可見，社會主義並不是從外面

① 見「略論黨內意見分歧」第十八頁。（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九十一頁。——編者註。）

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的，恰恰相反，它是從無產階級中間產生出來，然後灌輸到那些領會無產階級觀點的人們的頭腦中去的。」（『答聯盟委員會』第八頁）

我們的『批評家』就是這樣寫的，並且以為把問題弄清楚了！考茨基的話是什麼意思呢？他只是說：社會主義傾向是在無產階級中間自然而然產生出來的。這句話當然是對的。但我們所爭論的並不是社會主義傾向問題，而是社會主義意識問題呀！兩者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難道傾向和意識是一個東西嗎？難道作者辨別不出『社會主義傾向』是不同於『社會主義意識』的嗎？他從考茨基的話中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不是從外面灌輸進去的』，這難道不是表明自己思想的貧乏嗎？『社會主義傾向的產生』和社會主義意識的灌輸之間有什麼共同點呢？難道同一位考茨基不是說過『社會主義意識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見『做什麼？』第二十七頁）嗎？

看來作者已認到自己陷入荒謬的境地，所以在結語中不得不補充一句：『從考茨基這段話中確實可以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意識是從外面灌輸到階級鬥爭中去的。』（見『答聯盟委員會』第七頁）但他終究不敢公開大胆地承認這一科學真理。這裏我們的孟什維克在邏輯面前也表現了和先前一樣的動搖和懼怯。

這就是「批評家」先生對兩個主要問題所作的模稜兩可的「回答」。

對於從這兩個大問題中必然產生出來的其餘的小問題，又能說些什麼呢？最好是讀者自己拿我這本書和我們這位作者的那本小冊子作個比較。不過這裏還要提到一個問題。如果相信這位作者的話，就會覺得好像我們認為「分裂的發生是由於代表大會……沒有選舉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和斯塔羅維爾（當編輯……）」（『答聯盟委員會』第十三頁）因而我們也就「否認分裂，掩蓋其高度的原則性，並把反對派的全部活動都看做三個「造反的」編輯所幹的事情」（同上，第十六頁）。

這裏作者又把問題混淆起來了。原來這裏擺着兩個問題：分裂的原因和意見分歧的表現形式。

對於第一個問題，我直截了當地回答：「現在很清楚，黨內的意見分歧究竟是在什麼基礎上發生的。顯然，我們黨內暴露了兩種趨向：無產階級堅定性的趨向和知識分子動搖性的趨向。現在的「少數派」就是這種知識分子動搖性的表現者。」（見『略論黨內意見分歧』第四十六頁）^①可見在這裏我認為意見分歧是由於我們黨內存在着知識分子的趨向和無產階級的趨向，而不是由於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的行爲。馬爾托夫等人的行

爲不過是知識分子動搖性的表現。看來我們的孟什維克並沒有了解我那本書中的這一段話。

至於第二個問題，我確實說過，並且永遠要說：『少數派』的頭目們爲了爭奪『頭等位置』而痛哭流涕，他們的確使黨內鬥爭具有了這種形式。我們的作者不願承認這一點。然而這是事實：『少數派』的頭目們曾宣佈抵制黨，他們公開要求中央委員會裏的位置，要求中央機關報裏的位置，要求黨總委員會裏的位置，並且宣稱：『我們提出的這些條件是使黨內不致發生威脅全黨生存的衝突的唯一保證。』（見『述評』①第二十六頁）這豈不是表明，寫在『少數派』頭目們旗幟上的不是思想鬥爭而是『爭位置』嗎？大家知道，誰也沒有阻礙他們進行思想原則的鬥爭。難道布爾什維克沒有向他們說過：你們去創辦單獨的機關報，並堅持自己的觀點，黨可以允許你們創辦這種機關報（見『述評』）嗎？如果他們真正是關心原則而不是關心『頭等位置』，那他們爲什麼不同意這樣做呢？

我們把這一切叫做孟什維克領袖們沒有政治氣節。先生們，我們這樣直言不諱，請

① 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一一七頁。——編者註。

② 即『對同盟代表大會記錄的述評』。——譯者註。

不要見怪。

關於社會主義意識從外面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這一點，『少數派』的領袖們先前並沒有同馬克思主義和列寧發生過意見分歧（見『火星報』⁽⁷⁾創刊號所載的綱領性的論文）。可是後來他們却動搖起來，開始和列寧作鬥爭，把他們自己昨天崇拜過的東西都推翻。我把這叫做反覆無常。孟什維克先生們，也不要因此見怪。

昨天你們崇拜中央機關，對我們大發雷霆，責備我們爲什麼不信任中央委員會。今天你們却不僅破壞中央機關，而且破壞集中制（見『第一次全俄代表會議』）。我把這叫做無原則性。孟什維克先生們，希望你們也不要因此對我發脾氣。

如果把沒有政治氣節、爭位置、不堅定、無原則以及諸如此類的特點綜合在一起，那我們就會看出一個總的特性，即知識分子的動搖性，這種動搖性是知識分子最常犯的毛病。很明顯，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就是『爭位置』、『無原則』等等所由產生的土壤（基礎）。而知識分子的不穩定性又是由他們的社會地位決定的。我們就是這樣解釋黨內分裂的。我們的作者，你究竟是否懂得了分裂的原因和分裂的形式之間的區別呢？我很懷疑。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報』和它那位奇怪的『批評家』所採取的多麼荒謬和悽慘兩

可的立場。但這位『批評家』却又在另一方面大顯身手。這位作者在他那本總共不過八張紙的小冊子裏，居然異想天開地一連八次誹謗布爾什維克，簡直誹謗得令人發笑。不相信嗎？請看事實。

謊言第一號。照作者的意見，『列寧想把黨縮小，把黨變成狹小的職業家組織』（第二頁）。而列寧說的却是：『不要以為黨的組織只應由職業革命家組成。我們需要有各色各樣、或大或小的各種不同的組織——從極狹小而秘密的組織起，一直到極廣大而自由的組織為止。』（見『記錄』第二四〇頁）

謊言第二號。照作者的說法，列寧想『只把委員會的委員們吸收到黨內來』（第二頁）。而列寧說的却是：『一切集團、小組、分委員會等等都應當和委員會的機關或委員會的分部列於同等的地位。其中有一些將公開聲明願意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而一經委員會批准就可以加入。』（見『給一位同志的信』第十七頁）^①

謊言第三號。照作者的意見，『列寧要求在黨內建立知識分子的統治』（第五頁）。

① 可見照列寧的意見，不僅中央委員會，而且地方委員會也可以把一些組織吸收到黨內來。

而列寧說的却是：『委員會應當……盡可能包括工人運動中工人出身的所有主要帶頭人物。』（見『給一位同志的信』第七頁至第八頁）這就是說，不僅在其他一切組織裏，而且在委員會裏，先進工人也應當佔大多數。

謊言第四號。作者說，我那本書第十二頁上所引證的『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等語，『完全是臆造的』（第六頁）。其實這句話是我直接從『做什麼？』一書翻譯過來的。該書第二十九頁有以下一段話：『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時時刻刻以各種形式復活起來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却自發地而又最厲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在我那本書第十二頁上所翻譯的正是這一段話。我們的『批評家』就把這叫做臆造的引證！我不知道這是由於作者的粗心大意，還是由於他有意騙人。

謊言第五號。照作者的意見，『列寧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說工人「自然而然而要」走向社會主義』（第七頁）。而列寧說的却是：『工人階級自發地傾向於社會主義。』（見『做什麼？』第二十九頁）

謊言第六號。作者硬說我認爲『社會主義是由知識分子從外面灌輸到工人階級中去的』（第七頁）。而我說的却是：社會民主黨（而不只是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把社會

主義意識灌輸到運動中去（第十八頁）。

謊言第七號。照作者的意見，列寧說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是『完全不依賴工人運動』而產生的（第九頁）。而列寧却分明連想都沒有這樣想過。列寧說：社會主義思想體系是『完全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而產生的（見『做什麼？』第二十一頁）。

謊言第八號。作者說我所講的『普列漢諾夫正在離開「少數派」』這句話似乎是『造謠中傷』。然而我這句話被證實了：普列漢諾夫已經離開了『少數派』……①

至於作者慷慨地用來點綴他那本小冊子的許多瑣碎謊言，我就不必再提了。

不過應該承認，作者畢竟說了句唯一的真話。他向我們說：『任何一個組織要是造謠中傷，那它的末日就快到了。』（第十五頁）這當然是確確實實的真理。問題只是誰在造謠中傷：是『社會民主黨人報』和它那位奇怪的騎士呢，還是聯盟委員會？這一點要由讀者來判斷了。

再講一個問題，我們就結束了。作者鄭重其事地宣稱：『聯盟委員會責備我們，說我

① 這位作者竟敢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五期上責備我們，似乎我們曲解了有關第三次代表大會的

事實！